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

吴圣刚 沈文慧 主编



SUN FANGYOU YANJIU

孙方友研究

杨文臣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

吴圣刚 沈文慧 主编



SUN FANGYOU YANJIU

孙方友研究

杨文臣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方友研究 / 杨文臣编著. —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649-2809-4

I. ①孙… II. ①杨… III. ①孙方友—文学研究 ②孙方友—人物研究 IV. ①I206.7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6983 号

出版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时二凤

责任校对 申立萍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室

电 话 0371—60993151(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86059753

网 址 www.hupress.com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42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选说明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的编选是在第一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体例和编著方式也是相同的。第二辑的编著花费时间将近一年，编著者投入的精力也是较为可观的，因为丛书绝不仅仅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首先，编著者必须通读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演讲报告、论文等，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及理性判断，这是编著作家研究资料的基础和前提。其次是收集研究资料，编著者通过期刊、报纸、著作、网络、访谈作家本人及其亲友故交等各种途径获取材料，尽可能做到细针密缕的程度。最耗时、最费力的工作是资料的甄别、遴选和整理，它体现了编著者的眼光和学养，决定了研究资料的学术品质。典型性、历史性、多元性是编著者选文的基本原则，每册研究资料的编著都力求能够展现作家的全部创作活动状况，研究论文选辑则兼顾专家批评和新锐批评，呈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文化场域。总之，整个编著过程没有捷径可走，编著者花费的多是笨功夫、苦功夫。尽管如此，丛书中的疏漏之处也肯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每册研究资料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研究论文选辑”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先总论、后分论，同一“问题”相对集中，体现逻辑性和层次感，并努力体现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入选的文章，为了出版上的便利，做统一技术处理，删减了摘要、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出于保存历史氛围的考虑，编著整理中除对一些明显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疏误做订正外，其他方面包括注释的不完整、不规范，词语使用的不当等，一律保持原貌。“作品年表”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整理收录，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作家的作品只列出作品的首发、首印时间，其再版、转载情况不再列入年表，海外翻译版本尽可能列入年表。期刊、著作均按年、月排序，报纸具体到日期。重要散文、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列入作品年表，但作家编辑的书目、研究资料等均不列入。“研究资料索引”包括单篇学术论文索引、学位论文索引、研究专著索引

三部分,截止时间同样为 2015 年 12 月,均按刊发或出版的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编委会没能与被选用论文的作者一一取得联系,丛书出版后,将赠送样书,以示歉意和谢意!且本丛书仅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商业目的,想学界同人亦能理解支持,在此真诚致谢!如需稿费,请与编委会联系。

编委会

2017.3.31

总序

程光炜 吴圣刚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多样、多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构成。之所以称之为“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是因为它呈现出群体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孱弱的，没有独立呈现的分量。相反，正是一个个有分量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姚雪垠、魏巍、李准、叶楠、白桦、苏金伞、宗璞、张一弓、南丁、田中禾、张宇、郑彦英、李佩甫、二月河、周同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洱、柳建伟、孙方友、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每位作家都有不凡的创作业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不是核心地带，但在历史、文化地理图上却是积淀深厚的重镇。这里也在接受全球化的荡涤，也在搭载现代化的快车，但这里与中国当下的经济前沿存在着距离，呈现着现代化的滞后性。因此，河南在时代的节奏中存在着“时间差”。这使得中州大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还氤氲着农业文明、历史文化的气息，也使得中原儿女在这种相对的“慢节奏”中对历史、现实和文化进行思考，精神和灵魂回归这片土地，并以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多种表达。走进历史、走进中原文化是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正是在这种表达中，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个皇皇巨篇，成就了当代河南文学的气象大观。

“中原作家群”不仅是河南的文学现象，也是全国的文学现象；产生于中原大地的河南文学，早已超越了这一区域空间。姚雪垠、魏巍、李准的作品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分量,二月河的作品红遍全国,阎连科、李洱的作品传播域外,在九届茅盾文学奖四十余位获奖作家中,豫籍作家有八位,都说明豫籍作家的作品是全国性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分量。这足以构成河南自己的文学史。关于河南文学和“中原作家群”研究,近十年来,随着作家作品的动态性呈现,更多表现为个案化的文学研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则不够。这一方面与河南的经济实力及其对文化提升、带动能力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界、文学界对河南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有关,特别是与本土学界的研究、推介的成绩有关。弥补这一不足,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但起步必须从基础开始。

资料整理无疑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学术界目前关于河南作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准研究资料》《姚雪垠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种。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等,该文系统性地评述了“文学豫军”的由来、构成及文化特征;二是“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刘增杰主编的《精神中原》以论文集的形式综合了学界对于中原作家群整体把握和作家研究的成果;张鸿声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则是系统描述当代河南文学发展的第一部史著;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以“外省”的视角考察河南文学,从文化的角度寻觅和审视河南文学;何弘的《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试图对“中原作家群”或中原文学做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些研究对于解说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必要的,但都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和整体性特征的研究,远未形成对“中原作家群”完整的、核心的解说,更没有评估、揭示出“中原作家群”的应有价值。因此,就需要有人真正深入下去,沉入到纷繁的资料中去,耐心、细密地梳理,把那些能够反映和体现作家创作实绩、作品价值和当代河南文学整体面貌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系统的当代河南文学的资料体系,为文学史的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河南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向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所本土的有长期人文积淀的高校,研究河南文学、推动河南文学发展是应有的责任。2013年起,文学院整合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等学科的十几位教授、博士组成研究团队,集中开展当代河南文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当代河南文学发展与中原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把当代河南文学研究与中原文化建设纳入统一视野,研究的空间更加广阔。这个团队以博士为主,中青年结合,队伍整齐,潜力很大。他们首先从资料整理开始,扎实开展研究工作。第一批选取“中原作家群”中影

响最大、创作力仍然旺盛的十五位作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出《白桦研究》(陶广学讲师)、《张一弓研究》(吕东亮副教授)、《田中禾研究》(徐洪军讲师)、《张宇研究》(杨文臣讲师)、《李佩甫研究》(樊会芹讲师)、《二月河研究》(吴圣刚教授)、《刘震云研究》(禹权恒讲师)、《阎连科研究》(方志红副教授)、《周大新研究》(沈文慧教授)、《刘庆邦研究》(杜昆讲师)、《李洱研究》(王雨海教授)、《墨白研究》(杨文臣讲师)、《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李群副教授)十三卷,2015年5月,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资料选编力求翔实、准确、有代表性,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永久性收藏入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等国内主流媒体相继进行了介绍和报道,在文学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一辑告罄之后,团队立即启动第二辑的编著工作,又经过一年的努力,整理出了《姚雪垠研究》(禹权恒讲师)、《李准研究》(王雨海教授)、《魏巍研究》(刘家民博士)、《叶楠研究》(陶广学博士)、《苏金伞研究》(樊会芹讲师)、《宗璞研究》(徐洪军讲师)、《周同宾研究》(吕东亮副教授)、《柳建伟研究》(王丹副教授)、《孙方友研究》(杨文臣讲师)、《乔典运研究》(王海涛教授)十卷,目标是把“中原作家群”主要作家的资料完整、系统地拓展出来,真正为当代河南文学的深化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编选者的眼界、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足,甚至差错定然存在,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自述·访谈·印象记

- 3 孙方友 在困惑的心态中打出自己的旗帜
5 孙方友 解释故土
7 孙方友 我写《一笑了之》
10 孙方友 我与《陈州笔记》
12 孙方友 本土与世界
14 刘海燕 墨 白 孙方友 创造出一片文化地域——关于孙方友小说的对话
18 孙青瑜 孙方友 尽力把家乡写成一片原始森林——孙方友访谈
32 孙青瑜 孙方友 从象义关系谈小说之“小”
39 墨 白 我的大哥孙方友
47 田中禾 颖河的精灵——漫说孙方友
49 聂鑫森 诚实儒雅 锦口绣心——孙方友其人其文
51 蓝 蓝 趴着看人生——孙方友印象
56 南 丁 再说孙方友
66 冯 杰 片段·说不尽的“孙淮阳”——印象中的作家孙方友

研究论文选辑

- 71 墨 白 《陈州笔记》的价值与意义
93 李少咏 叙述出来的世界——读孙方友小小说集《女匪》
99 李少咏 追寻:一个古老的故事——读孙方友的《玉镯奇案》
104 孙青瑜 孙方友小小说的独特魅力
111 段崇轩 传统叙事的魅力——评孙方友的小说创作
118 孙 苏 卷帙浩繁的百姓列传
121 王庆杰 民间叙事的精神隐喻——孙方友“笔记小说”的文化解读
125 郑积梅 孙方友小说的传奇故事
130 杨晓敏 孙方友:用传奇书写传奇

- 134 刘宏志 传统的魅力——谈孙方友小说中的传统叙事精神
140 张延文 乡土文化的理想精神——论孙方友“新笔记小说”的美学内涵
148 张延文 历史的映射及其反光——孙方友《小镇人物》的多重意蕴
155 杨文臣 “酒神艺术家”孙方友
163 谢志强 《陈州笔记》：一个独立的文学“天地”
168 王晓峰 重新发现孙方友——读《陈州笔记》有感
172 江媛 来自民间的悼念——“《俗世达人》首发式暨孙方友先生追思会”综述
183 江媛 张晓林 张延文 刘宏志 关于《陈州笔记》与新笔记体小说文体的对话
189 刘海燕 孙方友《陈州笔记》研讨会综述

作品年表

- 203 孙方友年谱
222 孙方友作品年表

研究资料索引

- 273 孙方友研究资料索引
282 编后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在困惑的心态中打出自己的旗帜

孙方友

我家人老几辈不识字，到我这一代才算有了上学的机会，本该混到大学毕业，只可惜又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很明显，这是一个家族的悲哀。这就和托尔斯泰、普鲁斯特、马尔克斯、乔伊斯这些“斯”们以及鲁迅他们比不得。这些人大多是几代书香，是贵族阶层。有一个伟人说：“你一夜之间可以穿上贵族的服饰，可你的血管里要想流上贵族的血，恐怕至少得经五代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投身艺术时，已不再考虑生存条件，没有吃饭穿衣等诸多烦恼来干扰他的创作。他们不为自己发愁了，就为全人类而思考，为艺术而彻底献身。说白了，人家的创作目的或态度一开始就很伟大。如卡夫卡，世界级大作家，在死前叮嘱别人把他的手稿全部烧掉，那是一种境界，属大作家级对自己的否定和怀疑。这种严谨与我们急于赚稿酬的心态是格格不入的。如普鲁斯特，为完成《追忆逝水年华》，足不出户达十五年之久。虽然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但他这种精神境界一般人达不到。面对生存的困扰，反正我是达不到。别说十五年，一年不发作品生活就会发生危机。吃饭要钱，孩子上学要钱，工资太低又老往后拉，怎能比得人家“吃饱饭文学”？文章穷而后工，指的也多是落魄富人。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因为他毕竟“贵族”过，没饭吃了，只写了八十回就死了。生存没保证，连命都搭了进去。如果清朝时刊物如林，写了就能换点儿钱什么的，曹雪芹也一定会先放下大部头。也就是说，他一定不会去考虑全人类，而是先考虑自己的生活。这虽然有点“度君子之腹”，但设身处地想一想，也不无道理。

你别看我现在说得“挺落后”，十多年前初涉文坛时，也是野心勃勃、张口合口要当大作家。十多年过去了，才提高到“落后”这一步。根据我的“家底”和受的教育，我慢慢认识到自己的浅薄。当然，我虽不能成为大作家，但我仍想把自己的作品往好上写。契诃夫说：“大狗叫，小狗也叫。”可见他悟得谦虚又真诚。纵观大作家写的书，像是专为后来的作家们写的。如果这个世界上全是像《尤利西斯》之类的天书，我想也是挺悲哀的。看来，为劳苦大众写书的重担就只好由我们这些成不了大作家的人来承担了。

先找到你的位置（并不误你往高处攀登，这当然需要后天的努力），然后就要努力打出自己的旗帜。普鲁斯特说：“人们敲遍所有的门，一无所获。唯有那扇通向目标的门，人们找了一百年也没有找到，却在不经意中碰上了，于是它就自动开启……”实言讲，十多年来，我也敲了不少门，后来在不经意中，碰上了小

短篇这个小门，它就自动为我“开启”了。

于是，我就打出笔记小说的旗帜。它虽然还未高高飘扬，但文坛上已认可了我这一家。不少读者来信问我创作的诀窍，我只回答他们一句话，要注意作品中的震撼点。这样，你的旗帜就会更加鲜艳。

大凡写小说的人，都很注重作品的震撼点。无论是笔下流之或是无意为之或是有意谈之，无论从细节从语言从情节从结构上下功夫都不应该少了一个或两个或更多的震撼点——尤其是好的短篇小说。这种震撼点，不但作者创作时在寻找，编辑阅稿时在寻找，连读者在读小说时也有一种下意识的期待。如果没有这种期待心理，读者就极少有耐性把小说读到底。一个好的细节震撼了人们的心灵，能使人永不忘怀。如《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红高粱》中朝酒坛撒尿等。前些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国内新潮小说给人们的那种语言震撼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至于情节震撼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项链》《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绿叶》《陈小手》《象棋的故事》都给人某种出乎意料义在其中的惊诧。这种震撼多是结尾，而《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绿房子》《尤利西斯》那种奇异的结构给人的震撼，也不可低估。

现在有不少人看不起欧·亨利的结尾震撼，实际上大可不必。其实，欧·亨利的结尾技巧也并不是欧氏的专利。在他以前，部分古典戏剧和著名小说都很注重结尾艺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说是内涵的容量问题。同样是小小说，《永远的蝴蝶》也是欧氏结尾，但它的深刻性远远赶不上《陈小手》《立正》《麦琪的礼物》。因为这些作品，用情节突变震撼你之后，接着涌来的就是思想或心灵上的震撼，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深度。

如果说以上作品只给你一些深刻性震撼的话，那么鲁迅的《阿Q正传》、朱苏进的《绝望中诞生》以及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的一些作品，给你的远不是这些。那种对人生的新的发现新的启迪能像一团火一样使你热血沸腾。瞠目结舌之后，你获得的将是一种不可名状的醒悟和力量。这是一种什么震撼呢？我说不来，但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最难得的就是能给读者某种震撼。

可以说，目前的短篇小说中这类作品极少，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一个作家获得一点儿新的思维都不是太容易。写中长篇的作家，总会把这种自悟的新收获写成中长篇，为的是淋漓尽致地表达或怀有其他的目的，这就让写短篇的朋友有了可乘之机。尤其初学写作的朋友们，应该抓住机遇，扶摇直上。

以上所说，是我的教训，也是我的经验。但无论大作家小作家，都离不开自身人格的塑造和对艺术的真诚。寻找到自己不容易，打出自己的旗帜更难，但你只要去掉虚伪和造作，你很快就会切入真诚，走向纯粹。那时候，你虽然还不光芒四射，但你已经拥有了你自己的旗帜。

解释故土

孙方友

据说司空图当年隐居中条山王官谷撰写《二十四诗品》之时，已不年轻。《二十四诗品》的第一首为《雄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备具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实言讲，我极喜欢这首开卷之作，就把它抄在了笔记本上。这些年文坛盛行洋理论，很少有人再提这种老古董。在此以前，我从未读到过如此大气的诗论文字。这位官至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的“山西佬”简直给创作者一个宇宙，逼你进入极境。那些极其单调枯燥乏味的创作理论到了司空图笔下仿佛就变成了一种力，使你热血沸腾，进入创作的最佳状态。

于是，我无形中就受到了这种激情的影响，开始操作以《陈州笔记》为题的系列笔记小说。

那大概是 1990 年的事情。

我的家乡河南淮阳，古称陈州，地处我国中部，有着古老的文化和渊远的历史，可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据记载，传说中的伏羲氏不仅是我们的祖先，而且就是在陈州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文化经典易经八卦；后来，伏羲氏的头颅就葬在这里，高大的伏羲陵每年香火甚旺。另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创建者孔丘也曾来过陈州，史书上记载孔子被厄陈州而发愤著《春秋》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前 209 年，中国封建历史上爆发第一次农民起义，农民领袖陈胜、吴广率众反抗当时的秦朝暴政即在陈州建都建立了张楚政权；后来的汉室宗亲曹植被封陈恩王也在陈州；到了 13 世纪的宋朝，历史上著名的宰相包拯曾几下陈州放粮、办案，由此留传下来的故事数不胜数……所有这些，都给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对于我的《陈州笔记》来说是笔丰厚的财富。陈州过去是一个贫穷之地，我很早就踏入了社会。1972 年，我曾流落西天边陲，在新疆伊犁地区察布查尔县一个汉族人称“七乡”、锡伯语称“七牛”的地方“盲流”了九个月。那种艰苦的经历和人生的体验不是生长在城市书斋里的文人们能体会得到的，这对于我的创作也是一笔丰厚的财富，我就是靠着故乡给予我的这两笔财富从事我的写作的。几年来，已发表 300 万字，其中有 200 多篇“陈州笔记体”，而《皇契》（将由《北京文学》发表）和《黑谷》则是我刚开始以陈州为背影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

其中的巫文化和营造的神秘氛围,又是我有意向无人问津的方向扩展和努力的尝试。虽未达到司空图所说“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备具万物,横绝太空”的气势,但我毕竟追求了。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对于醒着的人来说,大家只有一个宇宙。对于每个睡着的人来说,他就离开了这个共同的宇宙,进入了他自己的世界。”我虽没完全入睡,但总算打了一会儿盹儿。

1972年,在莫合林场的深山老林里,一位维吾尔族老汉问我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淮阳”,他听后摇头不止。当我解释淮阳就是古陈州时,老人的双目顿然发亮,长长地“噢——”一声,然后跷起大拇指说:“陈州,包公下陈州!亚克西!”

从那时候起,我方知陈州早已超越本身,成了文化上的特殊区域,弥漫着历史的烟尘,充满了神秘氛围和传奇色彩。

作为陈州人,我将极力向世人解释故乡那片充满神秘和古老气息的“邮票大的地方”!

原载《绿洲》1997年第3期

我写《一笑了之》

孙方友

《一笑了之》于1991年第12期在《百花园》发表后，后果“极其严重”：先是《小说月报》转载，然后差点儿获奖。接着，不少剧作家纷纷来函来电，要求将其改编为戏剧。湖南花鼓戏剧院捷足先登，用最快的速度将其搬上舞台，剧本发在《戏剧春秋》上，并获佛山剧本征集大奖；江苏扬州的刘鹏春不甘落后，自己掏钱买走版权，改为七场戏剧《刽子手世家》，发在《剧本》1994年第8期，获得1994年曹禺戏剧文学奖；接下来，内蒙古的一位剧作家，跃跃欲试，连连来函，扬言要尽快搬上屏幕，不想虎头蛇尾，至今后果不详……

一篇笔记小说，发表后能获如此声誉，是我始料不及的。因我初写小说时，只觉得这个题材怪有意思，写出来比较奇特，因为把刽子手当作好人写，可能我是第一个。其实，这个东西多是我瞎编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我想象的结晶。一个作家如果不会虚构，你最好别吃这碗饭。当然，说全凭自己的想象，有点儿吹牛。无论从“流”从“源”，总得有点儿“影儿”。所说的“影儿”就是平常所讲的“生活积累”。因为只有有“影儿”，你才能“捕风捉影”。生活中很少有现成的素材让你写，这里要的就是编织和概括能力。作品中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刽子手封丘家几代杀人，每每遇到冤魂，都要在后庭院里为其立一块牌位，逢清明要给冤魂送些纸钱，以示自己的良心自责。这个细节是我道听途说来的，当然，原始素材全不是这个样子，说是过去我们这儿有一个刽子手，每逢杀错了人，他很害怕，担心亡灵会找他报复，所以逢年过节他都要给这些冤魂烧纸钱，诉说自己的无奈，痛斥县太爷断案不公，接着就摆出自己的困难，一家老小全靠一把鬼头刀生活，万请诸位饶恕……作为一篇小说，光有这个细节显然是不够的。只是这个细节有其鲜明的独特之处，久藏于我脑中，并不时地闪现，使你老觉得这里面有东西可挖。至于是什么东西，怎么挖，却没门路。也就是说，当时的思路“隔”在了原故事中，只把刽子手放在“顺”的思路里，翻不出新意，还没有对其“逆向思维”，所以也就跳不出别人写刽子手的旧巢，就是硬着头皮编出来，也是一篇平庸之作。那时候我还在农村，常听母亲给我讲袁世凯的传说。因为我家距项城很近，所以有关老袁的传说就很多很多，而且多是夸赞袁世凯孝顺母亲的故事，这些传说给了我一个启示，打开了我的思路。作为历史人物，袁世凯已有定